

第一章

流放伊始

1815年8月8日，旭日初升，英吉利海峡上刮起强劲的海风。普利茅斯附近的村民常见的一艘军舰，在朝阳下熠熠闪光：悬挂着英国皇家海军白色旗和一位海军司令旗的“诺森伯兰”号旗舰，在低垂的苍穹下，涨满风帆，乘风破浪，行驶在多德曼角和斯塔特角的海面上。当“诺森伯兰”号卷帆停止前进时，来自普利茅斯和法尔茅斯的杂役船，匆匆忙忙把超过平时用量的食品转装到旗舰上。在几链处之外的地方，“哈瓦纳赫”号驱逐舰和“布塞伐勒斯”号及“锡兰”号运输舰看见“诺森伯兰”号旗舰的桅杆上扬起改航的信号，便劈开海浪，一起调转船头，朝着“诺森伯兰”号方向驶去。

在这艘装备74门大炮和排水量为1600吨的旗舰上，海军少将乔治·科伯恩升起他的司令旗，等候着为这次历史性航行而前来护航的战舰。遵照英国摄政王殿下的旨意，科伯恩爵士受命将“波拿巴将军”送过赤道，流放至圣赫勒拿岛。

“诺森伯兰”号是一艘服役多年的老军舰，只要稍看一眼它的船体，就可以发现仓促修补过的痕迹。7月26日，英国海军大臣来电，命令补充弹药和增添水兵，军舰这才驶进诺尔河，进坞检修。舰上的官兵们先是发了一通牢骚，随后也只好开始作业了。29日，军舰驶向斯皮塞德。但为它抛光、捻缝和补充给养只有三

天，时间太短了，害得大家稍不留神手上便沾满了油漆。

8月2日，海军少将科伯恩在普利茅斯登舰指挥。3日，军舰启锚，由“布塞伐勒斯”号和“锡兰”号护航，甲板上站满了士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军舰朝着西方驶去，以便同“伯雷勒芬”号相会。在那艘舰上，滑铁卢战役的败将正等得心焦如焚。

6日，法国人在贝里岬下被转送到“诺森伯兰”号上。波拿巴在舷门边受到科伯恩的以礼相待。卫队按照对一位将军应有的礼遇，向拿破仑行了军礼，然后把他安置在最舒适的舱房中。紧接着，“诺森伯兰”号旗舰启锚，朝着西方远航了。这一切进行得神速异常。

但必须等候护航舰到来。¹科伯恩利用这个间隙，命令第53团的一个连转到驱逐舰上。尽管这次航行是旗舰的一次重大行动，却看不到蔚为壮观、引人入胜的场面。拉斯卡斯在日记中写道：

“几乎舰上的一切均未安排就绪。航行中，士兵们还不停地忙着擦拭武器。”这艘180英尺长的军舰，载有700名水兵、拿破仑的随从和一支炮队，共约1000人。就连拿破仑本人也看出了英国海军大臣部署安排的仓促。

“这艘军舰象是匆匆忙忙装备起来的，”拿破仑对一位在场的英国人说。

“将军先生，确实如此。但话得说回来，这是我们最好的战舰之一²；它特别适宜于远航。”

船员们本来希望上岸开怀痛饮，因未能如愿以偿，个个情绪低落。军舰上到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海军少将正为双桅帆船和运输舰姗姗来迟大发雷霆；舰长训斥着手下的军官们，让他们催促干杂役；炮兵们由于晕船，痛苦万状，受到水兵的讥笑。他们骂骂咧咧，诅咒命不好，竟和波尼³共享恶运。

法国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6月在法国道路上的溃逃，使他们精疲力竭。流放的消息宣布后，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现在他们蜗居在低矮的舱房里，头顶的天花板上发出人来人往的脚步声。

他们估量着败落到何种地步。科伯恩事先决定与他的俘虏同住在军舰的舰楼上。那儿有一间餐厅，一间客厅。客厅两侧有两间各12平方米舱房。拿破仑住左舷，海军少将住右舷。这比不舒适的宿营地的条件还要糟。

拿破仑登上军舰后却说：“我对这套房间心满意足。我可以在这儿摆上我的小行军床。^①”

入夜，贴身男仆马尔尚^②躺在靠舱壁的一张床垫上。圣德尼斯睡在外面客厅里。拿破仑住的这间整脚的舱房里放着一个梳妆台、一张桌子和一把扶手椅。但拿破仑并不讲究摆设豪华。贝特朗将军和他的妻子，连同他们的三个孩子挤在舰长的舱房里。蒙托隆一家占了海军少将秘书的房间。古尔戈和拉斯卡斯父子二人，在大桅杆旁用帆布搭了个简陋的临时住处。佣人们占用了船员的一个舱位。他们干完活后，聚集在那里，吃一顿只有饼干和咸肉的便饭。

从天堂掉进地狱了！他们期待着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然而命运之神刚刚终结了这部历史。如果留在条件舒适的英国乡村，还可以制订东山再起的计划，现在变成泡影了，摆在眼前的是可怕的终身流放。在军舰的甬道里，他们跑来跑去，四下找人，彼此呼唤着，一失脚便跌在地上。夫人们为身上穿的高级绸料被弄皱而伤心落泪；仆人们因掏空了使欧洲所有宫庭大开眼界的旅行箱而难过不已。唯有孩子们找到了新的乐趣。他们在水兵中间奔跑，嬉笑着追赶海军少将的小狗。

科伯恩^③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家庭中最小的儿子。少年时代，当过见习水手；21岁担任中尉；40多岁擢升为海军少将。他曾在纳尔逊手下作过战，独立战争期间，因火烧华盛顿，一下成了蜚声全国的英雄。他性情直爽，谈锋犀利，有时显得粗暴，这使他赢得了充当临时狱吏的危险荣誉。因为他的兄长曾被拿破仑的警察逮捕并在德国关押过，人们才没有怀疑他能否胜任这项工作。

如果最初他还有点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的话，那么在接到作战和海军国务秘书的指示后，心里便十分坦然了。他从第一次与拿破仑会面起，就决意不受骗上当，并表明了他在处理这种日常关系问题上的方式。他向这位达观的“客人”喊道：“How do you do, ⑦ 波拿巴将军？”

接待方式决不允许改变。拿破仑被看成“一位非现役的将军”，他应当尊重这种规矩。

“如果他为人谦虚，并能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我也不会把事情做绝，”科伯恩说，“倘若他俨然以君主自居，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我可不答应，我对他可置之不理。”

科伯恩可谓一块无缝可钻的花岗石。宫廷总管⑧前来要求使用舰楼的第二间舱房，作为“皇帝”的工作室。但得到的答复是：“告诉将军，把海军少将的房间不管让给什么人，特别是让给一位战俘，是违反规定的⑨。”

过了几天，有人建议推迟开晚饭的时间，因为皇帝身体不舒服。

“告诉将军，我有令在先，舰上的服务时间决不能为他而改变。”

海军少将的话在欧洲贵族的沙龙里传开后，拜伦勋爵大声喊道：“恶棍！”

法国人心烦意乱，8日一整天，大多数人闭门幽居。科伯恩同“诺森伯兰”号舰长罗斯海军上校⑩在甲板上散步时，只遇见古尔戈。9日，除了“秘鲁人”号，所有的双桅帆船都已返回。“秘鲁人”号在泽西岛停靠装上葡萄酒后，已直驶马德拉群岛。舰队继续张帆航行。

拿破仑在房间里用过午饭后，曾在甲板上露了一面，便关起房门和他的将军们下棋、聊天了。傍晚时分，他又出去一趟，看了看东边的布列塔尼海岸。这是向过去告别。晚饭时，英国人发

现他精神颓唐，但少许葡萄酒落肚后，立即愁眉舒展，又高谈阔论起来。晚饭后，他同一位海军少尉交谈了几句，又同一位曾在埃及作过战的军官谈起这场战役。他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双手插在礼服的燕尾下面。接近八点钟时，他在滔滔不绝地向对方大发了一番议论后才返回客厅。玩牌时，他输了，他说运气已与他无缘。晚十点钟，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以后的十个星期，他在舰上的生活大体就是这样，虽然其中也偶尔有些变化。早上七八点钟起床后，他一边梳洗，一边和马尔尚或者阿里闲聊。他在自己的舱房里吃午饭，穿着晨衣或者不穿外衣接见军官们，召见奥马拉医生^①，听医生用意大利语报告外面人声嘈杂的原因。他穿好衣服，开始下棋，一直下到午后四点钟。这时，科伯恩从舱房里走出来，宣布开晚饭。有几次，他在甲板上散步时，曾向遇到的军官打听船的航向、时速和海上的情况。

餐厅里，拿破仑和海军少将并排坐在正座上。蒙托隆夫人坐在科伯恩的右手，贝特朗夫人和蒙托隆伯爵坐在拿破仑的左手。餐桌的尽头是罗斯舰长和海军少将的秘书，对面坐着贝特朗、拉斯卡斯、宾厄姆上校^②、古尔戈和被轮流邀请的英国军官。圣德尼斯和诺韦拉兹立在他们主人的身后，随时听候吩咐。军乐队在客厅里轻轻演奏着^③。对英国人来说，这正是聊天和讲笑话的好时候。但拿破仑却难以忍受在餐桌上消磨这么多的时光。从第一天起，他就对慢腾腾地上菜露出不悦之色。他在克制着自己。水手们发现唯有他对菜肴、谈话、沉默无动于衷，“他的表情、他的手势，甚至连他整个的人都是冷冰冰的、麻木不仁的”。一天晚上，这种情况完全变了。他推开椅子，站起来，二话不说走了出去。贝特朗和拉斯卡斯紧紧尾随在后面。英国人大惊失色。的确，他们刚才惊奇地看见“波拿巴”用手撕裂着啃了一块排骨，又三口两口地吞下了一块烤牛肉，还喝了杯滚烫的咖啡；而他们这时第一道菜尚未用完，哪曾料到他会这样离席而去。

“我看得出来，将军从来没有读过切斯特菲尔德勋爵^[1]的作品。”科伯恩脱口而出。

“请不要忘记您是在同主宰过世界命运的人打交道，”贝特朗夫人用英语反驳说。“多少国王曾渴望享有与他同桌共餐的荣幸。”

“毫无疑问，正是这样。”另一位表示让步，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回答说。

第二天，上菜的速度加快了。当皇帝离开餐桌时，海军少将和他手下的军官们也站了起来。但是，科伯恩回到安静的房间后，却在日记中写道：“显而易见，他还在不时地扮演君主的角色，我不能允许他这么做。”

后来二人之间总算达成了某种谅解。科伯恩显得不那么生硬了，但同时又哀叹说：“波拿巴生性粗鲁，不会礼貌待人。”拿破仑一直把他的这位主人比做“鲨鱼”和“宪兵”，为了不欠科伯恩的情，对他的评价也变得缓和适当了。

“他目光坦率，而且时而炯炯有神。待人严格是他的习惯。因为，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和出色的军人，他不能原谅弄虚作假、纪律松弛或者懦弱卑怯。”

以后人们看见过乔治·科伯恩爵士搀扶着拿破仑在湿漉漉的甲板上散步，甚至8月15日那天晚上还敬了一杯酒……“诺森伯兰”号驶出比斯开湾时，正值阳光明媚，海上波平如镜。拿破仑庆祝了他46岁生日，并谈起他对英国的打算。

“我相信命运之神。我没有任何东山再起的计划，我指望着巴黎被占领后引起的反应。”

水手们皱着眉头，听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谈话，就是他差一点入侵了他们的国家。幸亏纳尔逊打沉了维尔纳夫的舰队，并一劳永逸地确定了这位征服者的命运！法国人还记得，一年之前他们曾在厄尔巴岛挂满彩旗，以表示对皇帝生日的祝贺。

那天晚上，皇帝打牌赢了80枚拿破仑金币。

“总有一些日子过得更惬意些。”拿破仑快活地说道，顺手把海军少将的黄灿灿的金币装进了腰包。

法国人并没有把自己解脱出来。除贝特朗外，其他人仍然把拿破仑看作一位与世人隔绝的、神秘的君主，只有在阅兵式上或者大营之中才能见到他。与其说他是一个血肉之躯，倒不如说是一位传奇人物。现在众人殷勤地围在他的房间里，被地方狭小和不拘礼仪弄得不知所措。拿破仑用他那双近视眼打量着他们。这些始终陪伴他的、有点碍手碍脚的侍臣们，这些最后时刻对他忠贞不渝的人，都是何许人呢？

自埃及战役以来，贝特朗¹⁵是拿破仑唯一熟悉了解的人。这个弯腰驼背的贝里人，生着一张圆圆的浮肿的脸，满脸络腮胡子，阿布朗泰斯夫人称他是“极有礼貌的、男人中的英杰”。但他谨小慎微，其貌不扬，一下让人感到失望。然而，他的职位为他增添了高贵的品德。从埃及回国时，他是准将。1805年成为皇帝的副官。1808年被封为男爵。1809年的战役之后，获得荣誉军团大雄鹰勋章。1811年，接替马尔蒙¹⁶，担任伊利里亚省总督。1812年，出任大军第四兵团司令。迪罗克将军阵亡后，他被选为宫廷总管。他拥有200万法郎的预算，在巴黎时，家中总是高朋满座，常以皇帝和国王陛下的名义，招待达官贵人、各国使节和行政司法机构的要员。遗憾的是，尽管他老谋深算，但在担任兵团司令和在杜伊勒里宫任职期间却无大的建树。他的仇敌把他描绘成一个“干不了大事，漫不经心，毫无主见的人”。拿破仑力排众议，表彰了他在1809年的战役中作出的贡献。“架起了一座有60个桥孔的大桥，三辆大车可以在桥面上并排通过”，这一功绩“令人赞叹不已”。

在流放的艰难困苦中，贝特朗身上更多地表现出军人的气质，而不象侍臣。他非常钟情于自己的妻子，执著地爱他的孩子，竭力避免与众人相处，经常离群索居。他笨手笨脚，对于服饰也满

不在乎，因而英国人最不把他放在眼里。然而，在这身褴褛的衣衫下面，却保存着许多人总爱赌咒发誓的忠诚。无论是受到嘲笑，还是遭到训斥，他都忍气吞声。因为在俘虏的这张辛酸的面具下，他又伤心地看到了当年意大利战胜者的鲜明形象和凯旋的皇帝泰然自若的神情。

尖酸刻薄的贝特朗伯爵夫人是约瑟芬的小表妹，帝国初期，人们叫她“法妮”，她不象自己的丈夫那样坚强，拿破仑不喜欢她。她的父亲阿尔蒂尔·迪伦是爱尔兰人，其家族在法国拥有一个步兵团；1793年，他在担任北方军的将领时被人暗杀。迪伦的这位千金认为，她的婚事未能门当户对，与一个出身低微的人成亲，完全是皇帝的过错造成的。而她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妹却成了菲茨·詹姆斯公爵夫人，另一个姐妹也成了拉图尔·杜潘侯爵夫人^{①7}。她连做梦也想做帝国公爵夫人。拿破仑听信谗言，关心起这个高傲的女孩子来，强迫她嫁给拥有现金20万法郎的贝特朗。后者似乎很快就成了这位没有财产的少女的意中人。后来结婚时，皇帝慷慨地赐给她一笔嫁妆^{①8}。她刚步入上流社会，伊利里亚总督府就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场面。

“啊！法妮伯爵夫人，”拿破仑以嘲弄的口吻说，“你们去那儿接替马尔蒙国王吧！有好厨师吗？”

“陛下，我打算把身边的厨子带去。他的手艺非常好。”

“不够使唤吧！你应当有两个厨师，还得乘六匹马拉的车前去，听见了吗，总督夫人？”

皇帝代表的夫人开始了官场生活，她乘坐着六匹马拉的马车急速飞驰，优雅地扮演着总督夫人的角色。回巴黎时，她满面春风，更加妩媚动人，先前幻想中的未婚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在王公贵族的眼中，她“才华出众，想取悦于人时，又是那么迷人^{①9}”。

她赢得了“诺森伯兰”号上的英国人的同情。他们知道了她是约科斯·艾里什团司令迪伦勋爵的亲属，对她的命运表示关切，并公开为她打抱不平。“可怜的贝特朗夫人”，把她和波拿巴的

命运拴在一起太不公正了，她还年轻，而且有那么可爱漂亮的孩子。法妮被这种怜悯同情弄得晕头转向，忘乎所以，假装神经病发作，闹着要投海自尽，想以此阻止丈夫不要因为效忠皇帝而牺牲自己。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求贝特朗在自我牺牲上确定一个限度：在圣赫勒拿岛住满一年后，夫妻二人将一道返回英国，以便照料孩子们的学习^⑳。

旅途期间，她趁取消礼仪之便，恣意寻欢作乐，主动接近皇家海军军官，向他们卖弄风情。拿破仑骂她造孽，吹捧英国人好客，并企图把唯一忠心耿耿的宫廷大臣抢走。

“一个克里奥尔的坏女人，让她丈夫吃尽了苦头。”拿破仑忿忿地说^㉑。

面对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蒙托隆^㉒一家自有寻欢作乐的办法。丈夫，年方32岁，一副花花公子的派头：讨人喜欢的面孔，再配上鬈曲的长发。他总爱提起他曾在阿雅克肖的莱蒂齐亚夫人^㉓家中住过，而且1792年还听过给未来的皇帝讲授的数学课。当时，他正同他的岳父塞蒙维尔大使在一起，吕西安·波拿巴^㉔担任大使的秘书。

夏尔·蒙托隆·塞蒙维尔出身于一个两度任王室掌玺大臣的家庭。借帝国发动的数次战役的机会，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在名闻一时的一所中学里，他与当时的“名人”路易·热罗姆·波拿巴^㉕，以及欧仁·德·博阿尔内^㉖都是同窗学友。这位可爱、机灵的年轻人才干非凡，象舞台的演员一样，“用一点假钞便能赚回一大笔真钱”。他靠着善于玩弄权术的岳父曾给皇帝讲过课和岳父的关系网，以及表兄儒贝尔将军的声望，很快便越过了骑士最低级的职衔。1800年是中尉，1807年升为骑兵上尉，同年任贝尔蒂埃元帅的副官；1809年26岁时，已成为上校、伯爵，并且继承了他父亲的称号；不久，又当上了皇后的内侍。他时而利用约瑟芬，时而又利用路易、热罗姆和欧仁，用“你”来称呼这些人。他煞费苦心想谋求一桩美差，让人为此大皱眉头。

“由于作战劳累，身体受损，他已不能继续在军队中服役。他请求在皇后陛下的宫中效劳，有皇后庇护将感到荣幸。”随后，他充分利用形势，大肆宣扬战功：逢人便讲在耶拿战役中留下的伤疤；进攻埃克米尔，围困马德里和瓦格拉姆。天赐良机。皇后易人又使他得以晋升。玛丽·路易丝的叔父托斯卡纳公爵，因拿破仑的恩典被封为维尔茨堡大公。1812年，蒙托隆作为全权公使被派驻大公国。虽说公使的职位并不显赫，却让这位保留将军衔的外交官避免了在俄国战役中的不快。

该轮到漂亮的、但聪明过度的阿尔比内·瓦萨尔上场了。她原先是与瑞士银行家达尼安·罗杰男爵分居的夫人，在蒙托隆的狂热追求下，嫁给了这位龙骑兵。她对维尔茨堡公使馆客厅的装饰毫不关心，拿破仑从俄国腹地向新郎官表示了不满：“陛下认为你缔结的这门亲事，同赐予你的体面职务是极不相称的。”由于这位夫人提前生下了一个儿子，不仅失去了皇帝的宠爱，还被从上流社会逐出。夫妇二人只好过着幽居生活。然而丈夫未能摆脱参谋部的纠缠。他以“受伤无法骑马”为理由，拒绝出任梅斯驻军司令；以“发烧”为借口，推掉在荷兰的一个职位。但他暗示将接受某个省的驻军司令的职务。后来，他被派往鲁尔。

作为国民自卫军司令，他同侵入平原的奥地利人作过战，只是在获悉枫丹白露宣布退位后才放下武器。他在任职期间，也干过一些蠢事。²⁸路易十八重返法国，人民高呼“国王万岁”。将军认为良机已到，声称他和塞蒙维尔大使的地位几乎不相上下，他的服饰可以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他五岁时，已经继承了普罗旺斯伯爵（即日后的国王路易十八）第一狩猎官的职位。于是，他死命缠住国王和大臣们不放，要求得到旅长的军衔。他自吹自擂“参加过13次战役，打过六次大仗，每次晋升都是在军队中出生入死换来的”，他信誓旦旦，“愿为国王陛下洒尽热血”。1814年8月，终于当上旅长。

在鲁尔申请补助一案，他曾担心军事法庭将对他进行审判。

他一直躲藏在乡间，待皇帝从厄尔巴岛返回后，才公开露面。

“百日”王朝的皇帝承认了国王授予他的军衔，蒙托隆又重操旧业，成了宫廷侍臣，尔后又被任命为副官，并在滑铁卢战役之前成为少将。滑铁卢惨败后，他只好铁了心，把拿破仑当靠山。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害怕保王党人的愤怒。人们看见他在爱丽舍宫、马尔梅松、罗什福尔和“伯雷勒芬”号军舰上进进出出。后来，他又要求分享流放的荣誉，甚至没有象贝特朗那样留一手，确定一个效忠的期限。

阿尔比内·蒙托隆^⑳生于1779年，虽然比丈夫年龄稍大些，但风韵犹在。她很乐意地充当殷勤的女伴的角色。在流放的惶恐不安中，她清楚贝特朗伯爵夫人的大吵大闹将使“宫廷”第一夫人的位置成为空缺，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得体。另一个越是泪流满面，躲躲闪闪，郁郁寡欢，她越是要和蔼可亲，娇媚迷人，并装出忙忙碌碌的样子。

“她丈夫和她本人总是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从来没有流露过厌烦。”拿破仑向古尔戈解释说。因为古尔戈十分嫉妒这对夫妻。

这位当过炮兵，又是帝国男爵的加斯帕尔·古尔戈将军，^㉑身着传令官服，十分惹人注目。在埃克斯岛时，他被选派向英国摄政王递送了那封出名的信，“我如同提米斯托克里斯^㉒，前来投奔托庇……”，自那时以来，他一直梦想着扮演主要角色。父亲是国王教堂中的一名小提琴师，祖父是马赛的喜剧演员。他从这个家族继承了南方人好吵爱闹和梨园人易动感情的禀性。但他脱离了这一阶层，成为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而后再选中了皇帝的武器——炮兵这一行。^㉓在奥斯特里茨、弗里德兰（他那时已是上尉），以及后来的西班牙和德国战役中，人们都见过他。勇敢顽强，豪放粗犷，兢兢业业，不知疲倦。他渴望在御辇前炫耀自己，寸步不离皇帝，能参加所有的战役，终日沉浸在传奇的气氛中。在这种欲望驱使下，他钻进了首席侍从官亲信的小圈子，名

字被列入名单上报朝廷，1811年终于被批准。“他有学识和才华，作战出色，善于观察和描述所见事物，懂绘画，能讲西班牙语和德语。”

古尔戈参加过十次战役，自普乌土斯克之战后，成为勇士中的一颗明星，从而引起皇帝的注意。皇帝很快便发现这位军官仪表堂堂，精力充沛。^③他在斯摩棱斯克负过伤，第一个进入克里姆林宫，并在那里发现了火药库。于是从一个普通的上尉，变成了男爵。撤退时，他游泳渡过了别列津纳河，受到部队嘉奖。返回巴黎后，被晋升为骑兵上尉和第一传令官，这是为他设置的职务，由他开启皇帝办公室的房门，负责杜伊勒里宫中皇帝寝室的安全。1813年，他获得荣誉军团的军官衔位；1814年，因在布里埃纳战役中救驾有功，晋升为上校，年仅32岁。

波旁王室承认了他的上校军衔，授予他圣路易十字勋章并在巴黎军区炮兵部队为他安排了一个职务。这显然是冷落了他。他穿着传令官服来到杜伊勒里宫，要求觐见从厄尔巴岛归来的皇帝。出于绝望，他住到皇宫一间阁楼里，象一个孩子那么倔犟，威胁着要在皇宫的庭院里朝脑壳开枪自杀，而且这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竟象一个初学缝纫的女艺徒那样失声痛哭起来。拿破仑原谅了他。后来他参加了比利时之战和滑铁卢战役。

古尔戈也怕路易十八恼怒，他先是住在爱丽舍宫，以后又随皇帝来到马尔梅松和罗什福尔。在罗什福尔时，他认为英国人热情好客，坚决主张走流放这条路，为此在埃克斯岛还吵闹了一场。当时，拿破仑对监禁的痛苦不甚了了，只想把他摆脱掉。他专横跋扈、暴躁易怒、刚愎自用，生来好强词夺理，是个很难相处的人，没有多久就让人无法忍受。别看他吹牛、吵架，可到是个有良心的人。夸夸其谈只是为了讨人喜欢，让人爱他。他对皇帝崇拜得五体投地、但他年轻好胜，受不了哄骗和白眼。只要待他粗暴，言谈话语、手势举动超过分寸，便发火，恼怒，又喊又叫，以至泣涕交流。他真诚、执著的爱招致自身的毁灭。拿破仑一再

讲，似乎是在尽力说服自己：

“古尔戈是我的首席传令官，由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是我的孩子。”

但是，这是一个多么任性的孩子啊！

玛丽·约瑟夫·埃马纽埃尔·奥古斯特·迪厄多内·拉斯卡斯^④本是拉科萨德、普洛汉斯、拉莫特和杜尔奈的领主，朗格多克省的一位绅士。他个子矮小，学识渊博，在这群人当中，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摸不透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出现。贝特朗和古尔戈跟着前来，是为了“侍奉”皇帝；蒙托隆在于摆脱困境。而这位前亲王联军的流亡贵族、昔日的反波拿巴分子能够忠心耿耿、矢志不移吗？^⑤1782至1790年，他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工作过，但并没有受新派思想的感染。在白党队伍中混了一段时间后，他囊空如洗，流落到伦敦街头，不得不靠教书糊口度日，直到发表了《历史、系谱及编年史图集》。^⑥1806年，因王朝面临困境，他归顺了帝国。但这件事干得太急了。他忘了刚从昂古莱姆公爵手中接过圣路易勋章，现在又苦苦哀求想得到一枚荣誉军团勋章了。做事就要干脆利索。虽说他还不是骑士，但已经成了帝国男爵，这让他有所慰藉。“一向见风使舵”的拉斯卡斯家族，在它的纹章中又增添了皇家学者团的徽章。1809年岁末，他提出申请宫廷内侍的职务：“前海军军官、《历史图集》作者（笔名哲人）拉斯卡斯男爵，享有年俸三万镑，他本人及其妻子完全出于自愿申请此职。拉斯卡斯男爵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和极其良好的教养，早就盼望能有幸在皇帝陛下的宫中效劳。他过去曾被推荐过，有着很好的名声。”他是12月份被任命的137个宫廷内侍之一。六个月之后，他成为参议院海军事务署查案官。在赴荷兰执行一项使命后，他又唾涎起勇士十字勋章。但他应当对授予宫廷内侍的头衔心满意足，因为这使他从一个耍笔杆子的学者变成了帝国伯爵。

第一次复辟时期，他靠着一位法国女友、克拉弗林夫人的保护逃到英国。不久，因思念首都，又返回巴黎，全力销售他的《历

史图集》，直到拿破仑进入杜伊勒里宫后，他才官复原职。滑铁卢战役之后，他仍住在爱丽舍宫，后来去马尔梅松担任宫廷内侍工作，并且要求与皇帝一起分担痛苦的荣誉。

“你知道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拿破仑问道。

“我一点也没有考虑过。”

经同意后，他凑足旅费，备好旅途食粮，把随他旅行的儿子埃马纽埃尔从中学里接出来。另外还带了足够的墨水和羽笔。自从他的《历史图集》获得成功以来，他有一种强烈的写作冲动，已经预感到在大人物身边命运赋予他的作用。当时，只有去美国的一条退路，前途并非没有诱惑力。当在埃克斯岛被英国人俘虏已成定局时，潜逃为时已晚，作出牺牲反而充满希望。拿破仑的史官不管有什么样条件，毕竟是一个让人鄙视的职务。征服者在世界上立下了丰功伟绩，自然认为有必要描绘自己。1814年拿破仑不是向他的士兵做过这种许诺吗？不是在马尔梅松向蒙日^{③7}吐露过他心底的秘密吗？

“无所事事是对我最残酷的刑罚。”

拉斯卡斯和蔼可亲，博学多才，很会看人眼色行事，一下就把拿破仑这个不知疲倦的高谈阔论者降服了。但对其他法国人则显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下招惹了众人的敌视，并立刻赢得了两个绰号：“鬼迷心窍”和“伪君子”。他越是强调唯有皇上的话才应洗耳恭听，人们就越是指责他强占了属于一位军人的职位。不管怎么说，从在“诺森伯兰”号上安顿下来的那天起，他便竭力使自己成为不可缺少的人，而后等待时机。

拿破仑对英国大臣们发了一通牢骚后，耳边又响起侍从们的抱怨。此时，“诺森伯兰”号正行驶在大西洋的海面上，拿破仑心乱如麻。

“我生来是为工作的。”他叹息道。

这时，拉斯卡斯把一本《图集》放在桌子上。

“皇帝连续看了两三天。他说他都入迷了。”系谱图表涉及

到拿破仑家族。后来在8月27日，拿破仑滔滔不绝地谈起布里埃纳之战、军事学校和法国大革命。舰上的生活单调枯燥，令人心烦，拿破仑决定撰写回忆录。

“我大胆地提出一个设想，由他向我口授意大利战役。这也许将成为一部民族光荣的不朽巨著，会对祖国有利的。”

杜南教授称《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是一部“控制感情的罕见杰作”，历经13个月的谈话方才诞生，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之一。然而作者拉斯卡斯后来并不为人注目。因为在王宫、别墅、沙龙和大使馆内，人们信手翻阅的这部作品，作者在书中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总是消失在圣赫勒拿岛这位俘虏高大的身影里。

从那以来，由于工作，日子变得轻松愉快了。拿破仑过去很少干一桩旷日持久的事情。但是，当他思想中充满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却立即陷进去，不能自拔。每天上午11点左右，拉斯卡斯朝着艙楼快步走去，胳膊下面挟着稿纸。“开始时，皇帝每天都要抱怨这些题目对他已经变得陌生了。他好象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说他永远也不能成功，沉思片刻后，站起来，走动一会，开始口述。”

几小时之后，拉斯卡斯走出艙房，让埃马纽埃尔把那些珍贵的章节重新誊抄一遍。没有白费心血，眼看着作品的篇幅不断增加。晚饭之前，拉斯卡斯需要把自己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晚饭时，他坐在主宾席上，面对着拿破仑手下几位将军们虎视眈眈的目光，为皇帝滔滔不绝的谈话进行翻译。

“我24岁时指挥军队；30岁升为国家领袖……进入莫斯科的那天，我就应当死去。这样，我的荣誉也会永世长存了。”

“对一个真正的伟人来说，逆境厄运和荣华富贵同样必要。”海军少将说道。

“我不该在18日晚上向威灵顿发起进攻……我对地形不很熟悉……英国军队打得出色，普鲁士人未起任何作用。叛徒们喊着

‘快逃吧’，当时夜色沉沉，我能有什么办法？”

军舰在驶向马德拉群岛海域的这段航行中，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事情。但法国人看到水手们遭受九尾鞭拷打的场面被吓坏了。³¹诚然，由于群情激愤，那些坏家伙在朴茨茅斯给送上岸去，可是水手们还在一直争论着上司的命令，他们后悔当时没有将这些海军候补生也狠狠地揍上一顿。拿破仑反对这种形式的惩罚，当着海军少将的面发起火来。

“正是尊重士兵的荣誉，而不是把这一荣誉降低到野蛮人状态，才能有良好的纪律，才能保证胜利。”

为了表示不赞同这种作法，拿破仑故意把话停住，转过脸同海峡群岛的水手们聊天。后来，可能是想刺激科伯恩，一天清早，他走近水手长。小伙子虽然负责军舰航行，但与军官们一向疏远。拿破仑向他提了许多问题，而后又命令说：

“明天和我一起吃晚饭。”

水手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是海军少将和舰长不允许一个水手长与他们同桌共餐。”

“好啊，”拿破仑乐呵呵地并十分干脆地说，“他们不愿意，活该，你同我一起在我房间里吃晚饭。”

海军少将逆来顺受，宣称：“任何人接受波拿巴将军的邀请，与他共餐，都是违反纪律，而且不符合礼仪的。”

在西班牙海岸，被派往根西岛补充食品的“秘鲁人”号双桅帆船，满载着葡萄酒返了回来。船长弄到一本六七月份的《通报》合订本。法国人贪婪地翻阅着。唉！里面通篇都是对皇帝和他的政权的不恭之词，归顺波旁王室的达官显宦发表的声明，以及对被遣散的“篡位者”的军队的嘲笑和对“诺森伯兰”号上的流放者的讥讽。令人恶心的翻脸不认人……现在倒是英国人最不抱敌意了。军官们让人把藏书室中攻击波拿巴的小册子取走，而且海军少将还经常参加傍晚的散步。

一天，拿破仑向指挥“海军陆战队”的、会讲法语的贝蒂上

尉提出问题：这支大名鼎鼎的海军部队纪律怎样？有何规章制度？上尉谈了他服役的情况，并指出他曾在圣约翰阿克里州的西德尼·史密斯手下服过役。拿破仑捧腹大笑，冲着他的耳朵嚷道：

“啊，强盗！啊，强盗！你当时在那儿。”

在场的英国人哈哈大笑。

“西德尼·史密斯^④现在什么地方？”

“在大陆上。他正忙着通过一项对付柏柏尔人海盗的法案。”

“欧洲国家竟如此长久地容忍这些异教徒土匪，应当感到羞愧。”拿破仑喃喃说道。

一天，拿破仑又向皇家炮兵上尉格雷特利提出一连串问题：晋升、规章制度、下级军官生活、士官生教育，是否为他们讲授数学、哲学和化学课程等。英国人高兴地发现波拿巴并不是伦敦报纸所描绘的可憎的恶魔；相反，他是一个运用权力让人习惯于纪律的人；一个能从一句普通的话看出问题，尊重别人，并给人以荣誉的人。

在马德拉群岛海域，遇见了一艘意大利军舰。拿破仑双手围成一个喇叭筒，朝着军舰呼唤。

“你们从哪儿来？”

“从马德拉群岛来。”

“去什么地方？”

“那不勒斯。”

“那好，请告诉罗马，你们8月22日在海上遇见了拿破仑，他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去。”

23日，军舰沿圣港岛海岸线航行，驶抵了群岛。圣港岛地势平坦，周围是一片沙滩。在军舰的左侧，很快出现了大德塞塔岛。一位英国人赶忙说，这个险峻的小岛与圣赫勒拿岛颇为相似。拿破仑这时已经离开餐桌，正在欣赏大海景致和观看水手们操作，听到这话后，耸耸肩膀，微微一笑。苍穹低垂，一场暴风雨来临